旁白:

NOVATEN药业大厦的最顶端，天台门被推开，查理苏顺势抬起胳膊，挡住迎面而来的强风，他的另一只手中握着一块小巧的存盘。

他信步走到楼宇边缘——这里比任何能够捕捉到他的摄像头都要高——张开双臂，做出飞翔的姿态。

就在他向下扑去的前一秒，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背后响起。

？？:

Charlie，好久不见了。

旁白:

查理苏的瞳孔收缩了一下。但当他回过头去的时候，脸上已经是张狂的笑意。

查理苏:

是啊，但可以更久。

旁白:

查兆澎故作遗憾地耸耸肩，看向查理苏手中的存盘。

查兆澎:

拿到你想要的东西了吗？

我没有抹掉你在系统里的指纹，还是最高权限。

查理苏:

所以，我应该感激你？

查兆澎:

不，不用。

旁白:

他走到查理苏身边，在大楼边沿坐下。

查兆澎:

我知道你想要什么。不过，你想要的东西，不在里面。

这是个公平的游戏，我不会因为你是我的儿子就放水。

和你一起打台球，高尔夫，每一次我都是这么做的。

旁白:

查兆澎笑了笑，仿佛回忆起什么快乐的事情。

查理苏:

你好像记错了。

台球，高尔夫，教会我这些的人不是你，而是吉叔。

这些对我来说也并不是什么游戏，而是你一时兴起，我就必须要学会的东西。

旁白:

哒、哒，内存盘一次次被抛起，又重新落回查理苏手中。

查理苏:

现在的一切也不是，面对现实吧，父亲。这是战争。

你坐在这里，而我没有把你踢下去，不是因为公平，而是那样解决不了问题。

旁白:

查兆澎脸色微变，随即他像是更加快乐了。

查兆澎:

好孩子。

旁白:

他想了一想。

查兆澎:

说到吉修，你认为我应该如何处罚他？

查理苏:

你为什么要处罚他？你让他忠于查氏，他照做了。

查兆澎:

查这个姓氏，也是我给你的。

旁白:

查理苏笑了笑。他已经有一阵子不曾固定自己的头发，此时它们在风中悉数飞扬起来。

查理苏:

但从它成为我的姓氏开始，它就是我一个人的东西。

旁白:

查理苏将“我的”二字咬得很重，向他的父亲挥了挥手，转过身去。

查兆澎:

等一下。

你不等演出结束再走吗？

旁白:

查理苏的背影停顿了一下。

查理苏:

演出？

查兆澎:

坐下吧，孩子，这里是最佳的观景点。我还以为你也是为此而来的。

旁白:

他的话音未落，远处天际腾起一块黑雾。黑雾盘旋，铺开，扭曲，像是包围着什么建筑，查理苏感到面前的空气在波动。

然后就在这种波动之中，他感受到了一种强悍却又异常熟悉的力量。

医院的那个夜晚，在幻境里，有一个人告诉他，今后他会成为一个医生，那时的空气有着一样的波纹。

那个人是谁呢？查理苏仿佛想到了什么，脸色微变。查兆澎微笑起来。

查兆澎:

这是xx小姐的力量。

她的天赋有个很古典的名字，叫做神之力。很可笑对吧？

统领各族，照护世界的才是神。只是拥有无法驾驱的力量，怎么能称神。

旁白:

查理苏的眼眸中带上一抹阴翳。

查理苏:

听起来你觉得自己更适合这个称呼？

查兆澎:

适合的人是你。

你拥有悲悯的心 ，就像你的母亲，只是还欠缺某些东西。

我会教你其中的一部分。而剩下的，你的未婚妻小姐会带给你。

旁白:

他的父亲路带兴奋地描述着这个规划，查理苏冷冷地看着，发现他竟是认真的。

查理苏:

你为什么给我安排这个婚约？

旁白:

查兆澎没有回答，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。

查理苏感到有一股冷意，爬上他的脊椎。

远处黑雾忽然紧紧收缩，就像在积蓄力量，要将内里的什么东西彻底挤碎。

查理苏感到那熟悉的波动弱下去。他集中精神去感受，去确认，背后不觉间张开巨大的黑色羽翼。

他在为那女孩的安危焦躁，表现得如此明显，不需要一个父亲，哪怕是一个陌生人也能察觉得到。查兆澎的脸色沉下去。

查兆澎:

Charlie，我没想过你会陷得那么深。

旁白:

查理苏回过头，神态紧绷，眼神中却有温暖的笑意一闪而过。

查理苏:

你以为我会抗拒，但事情不会总像你以为的那样。

旁白:

查兆澎站起身，戏谑的表情消失了。

查兆澎:

如果我说，总有一天，你会对她说出要解除婚约呢？

旁白:

他的声音很轻，近乎是一种嘶嘶声。查理苏却没有如他所想的那样反驳，而是大笑起来。

查理苏:

你总是有方法达成想要的结果，我无法再做医生也是，婚约也是。

就让我相信，我会说出这句话吧。

旁白:

阵阵气流带着他上升，查理苏悬停在半空中，黑色羽翼的边沿遮住了他的下半张脸。

当只能看着那双深紫瞳眸的时候，查兆澎才发现，他的孩子不知何时拥有了一双与他母亲并不相同的、鹰隼般的眼睛。这双眼直视着他。

查理苏:

但那又如何呢？

旁白:

黑羽纷纷扬扬落下，查兆澎第一次感到事情正在脱轨。

查理苏:

无论我们说什么，置身于怎样的世界，甚至再也不相见。

我和她永远都会在一起。

旁白:

查理苏将手按在心口，他嘲弄地看着他的父亲。

查理苏:

可惜，这种感情还是太难懂了。

特别是对于一个，留不住想要逃离的爱人，只能缅怀对方残屑的人来说。

旁白:

查兆澎的脸有一瞬间的扭曲。查理苏最后看了他一眼，然后向黑雾的方向飞去。

他凌驾于一切之上，为夜幕所映衬的身影，就像是某种神祇。

查兆澎捂着脸，眼角是略带疯狂的笑意。他张了张口，重复着那满含赞赏的三个字，却始终只有口型，没能发出声音。